

女子为抚养子女卖淫遇害

民警向其家庭汇款 5 年

5 年来,杭州公安局滨江分局民警吴仁贤的生活几乎整个变了样儿。他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,当年还念初中的女儿也已经考上了大学。但有一件事,却从没变过。

每个月, 这个杭州滨江区的 45 岁男人都会亲自或委托别人,将一笔数目基本固定的钱通过银行打出去。这些钱,有的来自同事和朋友,有的来自陌生的捐助者,还有的是他自掏腰包垫上的。然后,在海南某所大学附近的自动取款机里,小梅会取出这笔钱,再将它分配成自己三姐妹的学费和生活费,分别寄出。

自从 5 年前母亲被杀以后,这笔钱便成了小梅和两个妹妹生活费的来源。但她却并不熟悉吴仁贤。他们通电话的次数不多,有时一个月才一次。他们只见过两次面,交流也不多。旁人要是问起来,小梅甚至说不出吴仁贤的特点。但有一次,在一条节日祝福短信里,她忍不住给吴仁贤写道:“在我心里您就像父亲一样!”

母亲

这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,在一个悲惨的时刻走进了小梅的生活。

2006 年 3 月 25 日凌晨,小梅的母亲李凤被杀死在杭州市滨江区的一间出租屋里。警方很快侦破了这起抢劫杀人案件,几名在附近工地打工的嫌疑人被抓获。

但李凤的故事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一年前,李凤来到杭州滨江新区谋生。作为当时参与侦破的滨江公安分局重案中队队长,吴仁贤至今仍然不愿意公开提起李凤的职业。他只是引述一家媒体的报道,称李凤做的是一份“对女人来说并不光彩的职业”。他说,一开始,自己轻视李凤,但随着在破案过程中了解了她的命运,他逐渐觉得,这个女人不容易。

李凤的丈夫、小梅的父亲,1994 年在广州打工时遭遇车祸身亡。从此,李凤带着 3 个女儿在湖北农村的老家与父母一起居住,务农为生。起初, 孩子的学费是用粮食来顶替的,但到 2005 年的时候, 这种做法行不通了, 家里拿不出孩子读书的钱,李凤只好出来想办法。李凤的亲戚回忆称,当时因为年纪太大,文化程度不高,工厂不肯收这样一个女人,于是,李凤跟着一个同乡, 来到杭州“打工”。

案发之前, 这个 41 岁的瘦小女人刚将自己攒的钱寄回湖北老家,因此,劫匪只抢走了一部手机和 130 元钱。但据劫匪供述,为了保住这一点的财产, 李凤捂住口袋拼命抵抗,结果被杀。

熟悉李凤的人勾勒她生前的景象:节约得很,不打打扮,用别人的话说,“恨不得连房租都不交”。当时一名参与办案的民警回忆说,对一个赚钱很不容易的人来说,“抢她这些钱就跟要她命似的”。

这个母亲把赚来的大多数钱都花在了孩子们身上。孩子们也只知道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打工挣钱。小梅回忆说,妈妈每次回家,都会给她们买各种礼物。

那年春节过后,李凤把大女儿小梅送上了开往学校的车,然后再一次来到杭州,赚取一家人的生活费。原计划,李凤和孩子们暑假再见面。但不久后,这个被生活折磨已久的母亲被连捅几刀,死在了出租屋里。

陌生人

对吴仁贤来说,小梅本是个陌生人。但当他知道小梅的存在后,却没有来由地替她操起心来。

起初,他连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李凤遇害后,小梅从老家



吴仁贤与同事分享小梅发来的短信

赶来处理后事。吴仁贤因为在外面办案,没有见到她,只是听同事说,小梅长得又瘦又小,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球鞋,大眼睛里充满惊恐。

办案的民警们凑钱替小梅的母亲办完后事, 又给小梅凑了几千元钱,送她回了老家。这些常年跟凶杀案打交道的民警们自称接触的是最底层的生活,早就熟悉了这种悲惨的故事。每次遇到可怜的当事人家属,他们都会忍不住捐些钱。“一般只能尽力帮点儿。”一个当地民警说,“这种情况太多了,谁也帮不过来。”

然而 5 年前,李凤被杀一案结案后,在专案组办公室里,这群民警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时,却觉得这个家庭实在太可怜了。

吴仁贤现在在已经说不清,当时是什么促使自己下定决心要帮这 3 个素未谋面的孩子。他有一个跟小梅二妹同岁的女儿,有一个下岗在家的妻子,人们都觉得,他的家庭压力相对较大。

在背后谈论起吴仁贤时,同事们总提到,“老吴是个铁公鸡”。当别人当面调侃他时,吴仁贤爱说这么一句话,“不该花的钱就不花”。

但 5 年前,这个“铁公鸡”却突然决定掏一笔不少的钱给 3 个陌生的女孩。吴仁贤还开始四处张罗,替她们募捐。

那段时间, 熟悉吴仁贤的人发现,他嘴里总是离不开“小梅姐妹应该读书”这个话题。吴仁贤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件事,当着邻居说,当着朋友也说。但他从来不主动提钱的事,而是绘声绘色地给听众讲小梅家的悲惨故事。结果,不少人都被他讲的故事打动,甚至有人主动提出,“是不是应该帮帮她们?”

为了不伤害小梅姐妹的自尊,吴仁贤特地打电话给她们的一个亲戚,请她向小梅转达了自己想替她们募捐的打算,并征求她的意见。得到允许后,捐助就像模像样地开始了。

吴仁贤和他的同事们,首先捐了钱。当地一个工业园区的负责人在园区里发动了一次募捐。这些来自陌生人的钱凑成了两万多元。

第一次捐助完成后,小梅已经考上了大学。吴仁贤将这笔钱一古脑寄给了她。但他后来怕孩子们觉得“钱来得太容易”,不利于她们成长。于是,他计算了姐妹 3 人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,分几次把这些钱打到小梅的银行卡里。

从此,这些从陌生人手里一点点汇集的钱,不断被寄给小梅姐妹。为了与小梅沟通,吴仁贤特意拜托几位

女同事与她联系。几年前,吴仁贤调任滨江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队长,捐赠的风气也跟到那里。2009 年,分局的领导听说了这件事,干脆把它变成了分局的一个行动。每当账目上的钱不够时,民警们就开始募捐。

吴仁贤替这 3 个面都没怎么见过的女孩操了 5 年心。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和小梅第一次通电话,也不记得每次谈话的具体内容。从小梅嘴里,他听到三姐妹一年年的成长。小梅毕业了,妹妹们也都慢慢长大。除此之外,他对她们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。

孤儿

刚大学毕业的小梅,已经学会把很多事放在心里。她不喜欢和人聊天,不爱谈论过去,最喜欢做的事是一个看小说。电话里,她说话的声音又细又轻, 让她地通电话的民警“听了就觉得心疼”。

但是,自从得知妈妈被害的消息后,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孩却变得坚强了。她竭力担负起大姐的责任。尽管有吴仁贤等人的捐助,在海南某大学里读医科的小梅,还是利用空闲时间勤工俭学。除了做家教,她平时晚上到学校的食堂打工,到了周末,则跑到附近的动物园里,帮忙检票。

“如果你像我一样失去了这么多,你就会对拥有的一切特别满足。”有一次,她在电话里描述自己的生活态度。小梅相信“努力就会有收获”,相信“人应该靠自己的双手活着”。找到工作后小梅给吴仁贤打了个电话,告诉他们自己终于可以自力更生,养活妹妹们了。

在吴仁贤印象里,除了每次寄钱时的简短交流之外,他几乎从没有听小梅提起过她有什么困难,或是情绪不好。“可能是因为她怕我工作太忙”,吴仁贤说,他们的电话总是很快就挂掉。相比接电话,小梅更喜欢读信,因为她觉得,电话挂掉就没有了,而信却可以一遍遍读。几年前,吴仁贤托他的一位女同事给小梅寄去一些杭州特产,这位女同事顺手写了一封信附在里面。这封字数不长的信,被小梅仔细地收在身边,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遍,“不知道看过多少次”。

父亲

对小梅, 吴仁贤了解得实在太少。每当要向别人形容她时,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总是挖空心思,才说出“懂事”、“坚强”这样几个干巴巴的词。

一直到 2008 年上半年, 他才第

一次见到了小梅。那时候,小梅需要实习,他就托朋友在杭州给她安排了单位, 并且带着全家请她吃了顿饭。这次见面小梅并没有给吴仁贤留下太多印象。他只记得,小梅“看上去很阳光”,很懂礼貌。

不久前,已经工作的小梅到杭州出差,他们又见过一次面。这一次,他们“像家人一样聊天”,彼此也熟悉了很多。

起初,吴仁贤只是打算“顺手帮助一下”这 3 个孩子。“如果知道这会影响我自己的生活质量,”他字斟句酌地说,“我还真不一定会帮她们。毕竟,我也不是个伟人。”但时间久了,吴仁贤却不得不承认,他对这 3 个孩子好像“已经有了些责任”。不过,吴仁贤不大愿意当着别人的面承认这种责任感。如果被问起,他总会说自己只是“想尽量让 3 个孩子过得好一些”。

在旁人看来,吴仁贤经常像保护自己的小孩一样护着这 3 个女孩。捐助的事情被媒体知晓后,有记者通过他拿到小梅的电话,采访了她。他觉得对方可能伤害了小梅,心里又生气又懊悔,从此一概拒绝记者与小梅联系。

作为一个老警察,吴仁贤以判断敏锐、抓捕迅速而闻名。他曾为了追踪一个罪犯,在贵州的深山里待了几个月,也曾 在逮捕罪犯时面临过非常危险的局面。但作为一个父亲,吴仁贤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。

他的女儿如今正在复旦大学读大四。一提起她,这个一贯谦虚的男人总是变得很骄傲,滔滔不绝地列举她的英语成绩有多好、高考时有多坚强、平常有多懂事。他甚至总结出一套教育经,碰到有孩子的人,常忍不住跟人家分享。

吴仁贤觉得,警察生涯让自己变得耐心而缜密。他善于揣摩女儿的各种举动,并很小心地避免伤害她。有时候, 他能从女儿的一个眼神里,看出她不愿意做某件事,或者从她一句话里听出言外之意。

这份细心,也被他用在了小梅姐妹的身上。当初,为了不让小梅因为别人的帮助而感到尴尬,吴仁贤费尽心思,说话时也小心地挑选语句。为了便于和小梅交流,他特地找几位女同事轮流给她打电话, 这样就可以“更多照顾她的内心”。

随着小梅和妹妹们逐渐长大成人,吴仁贤忍不住像一个普通的父亲那样, 担心她们面对诱惑时会学坏。但他又不敢直接表达这个意思。于是,在电话里,他会小心翼翼地暗示

小梅,要靠自己的努力赚钱,不要羡慕别人的财富。

小梅对吴仁贤一直很有礼貌,每次打电话之前,她都要先发个短信问问他是不是方便。她很少跟吴仁贤提起自己在学校的烦恼。但她却总觉得吴仁贤是自己的亲人,只要想起那个说话慢悠悠的“吴叔叔”,心里就很踏实,“好像什么事都不用怕了”。

5 年来,吴仁贤和小梅顶多通过电话说一些简单的问候。但吴仁贤却会把小梅发来的问候短信存在手机里。去年,在一条节日短信里,小梅说:“在我心里您就像父亲一样!”

变化

这种关系平静地持续了 5 年,最近,吴仁贤和小梅的生活突然有了一些变化。

2010 年一次通电话时, 小梅还是和往常一样简短地交待了一下自己的生活。但挂掉以后,吴仁贤却觉得不对劲,总觉得她声音有那么一丝不愉快。于是,他又把电话拨了回去。电话里小梅告诉他,二妹的心脏有些问题,已经住进了医院,很危险。

这可急坏了吴仁贤。接下来的时间里,他帮她们筹钱,出谋划策。等到二妹的病情稳定以后,他又把二妹接到了杭州治疗。

与此同时,这份一直默默进行的善举,突然被更多人知晓。杭州市公安局一个网名“黄蓉”的女民警,在自己的微博上传播了这个故事。短短 100 来字,一时间成了许多人争相转发的热门话题。

许多名人和普通人都关注了这件事,很多人都表示被“感动”了。有家公司的老板表示,面对如今社会上的这么多负面新闻,自己的心已经有些麻木,但这一次却觉得“人间自有真情在”。

紧接着,媒体纷纷找到了滨江公安分局。吴仁贤开始接受各种采访。这让他觉得有点手忙脚乱。一开始,他把小梅的信息告诉了媒体,这成为他最后悔的事情。因此,他对后来的记者再三要求,不得透露小梅和妹妹的身份,不准和小梅直接联系,最好不要提到小梅母亲的职业,因为在他看来,“保证孩子不受伤害是第一位的”。

这个一贯低调的民警担心,他本来只是想帮助这 3 个孩子,但这样的报道会让人们误解他是个沽名钓誉的人。不过,他也盘算着,适当的报道,可能会对二妹的治疗有所帮助。

像往常一样,这个像“父亲”一样的男人开始替 3 个孩子精打细算。一家媒体帮他联系了杭州当地的医院,吴仁贤表示同意,但提出院方必须首先签订保密协议,治疗结束前,不得泄露消息,也不能让记者来采访。

吴仁贤觉得,现在他和小梅姐妹之间的距离近了很多。他们通的电话越来越多,时间也比以前更长,以前不会提到的事,小梅现在也会告诉他一些。

5 年来一直潜藏的一些感情,似乎随着这次危机显现出来。吴仁贤笑着说,以前看小梅的短信,好像没觉得多感动,现在被大家一说,再回头看,“自己居然也觉得很感动了”。

一度只是想“顺手做件好事”的吴仁贤,如今也觉得自己已很难再从 3 个女孩的生活中脱身。5 年以来,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吴仁贤头上已经有了些白发,原先瘦小的小梅也比以前胖了不少。而那些发生在心里的变化尽管不那么明显, 却更持久。小梅在电话里说:“我想我们会一直像亲人一样。”

(文中小梅、李凤均为化名)
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)